

(本寫縮)

# 考驗

著夫采文爾畢·聯蘇  
寫縮偉王



行印 店書華蘇 連大

驗 考

(本寫縮)

著夫采文爾畢  
寫縮燈王

行印店書華新健大

考 驗 (縮寫本)

著 者 畢 爾 文 采 夫  
縮 寫 者 王 煒  
出 版 者 大 連 新 華 書 店  
發 行

大連天津街一七八號

印 刷 者 大連新華書店第二印刷廠

1949. 10. 初版 0001—3000

支 店 旅順毛澤東路菜市街三六號  
金縣城區斯大林路二〇一號

連. Bc字 00253

## 寫在前面

考驗在蘇德戰爭中，是反映蘇聯人民鬥爭情緒最好的一本書；在這本書裡，作者以一個飛機工廠的生產鬥爭作背景，描畫出工人、工程師、紅軍戰士、飛行員、將軍、老英雄、老人、文人、婦女、黨的負責人……等不同人物的鬥爭熱情，因此，這本書應該說是全面的描敘了蘇聯人民的愛國意志。

我讀這本書時，覺得有以下收穫：

一、全部所敘事實，都引導我相信蘇聯戰勝德國的主要根源之一，應當歸功於人民鬥爭意志的堅強和一致。

二、深刻的體會到社會主義制度，是無窮人民力量的來源。

三、學習了作領導幹部的態度與工作方法。

我喜歡這本書，因此就大膽的、不自量的，把這本廿餘萬字的厚本，縮寫成幾萬字的小冊子，目的是想更通俗，使廣大的高小以下程度的讀者，都願意讀，容易

讀懂，而不致於影響原著的精神與風格；是否達到了這個目的，或者產生了什麼偏差，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希望讀者及從事文藝工作者批評。

王 煒

五一章摘於大連。

## 目 錄

|    |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|----|
| 一  | 幹起來了！   | 一  |
| 二  | 真正的力量   | 四  |
| 三  | 父親和兒子   | 九  |
| 四  | 第一次空襲   | 一五 |
| 五  | 並非退却    | 一八 |
| 六  | 剛出爐的飛機  | 二二 |
| 七  | 小白屋村    | 二四 |
| 八  | 老將軍     | 二九 |
| 九  | 拚命工作    | 三六 |
| 一〇 | 最後的一個晚上 | 四一 |
| 一一 | 從烏拉爾到前線 | 四七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二 | 省委書記·····       | 五三     |
| 一三 | 烏拉爾人·····       | 五九     |
| 一四 | 幹部政策·····       | 六三     |
| 一五 | 偷懶就是逃兵叛徒·····   | 六六     |
| 一六 | 階級友愛·····       | 七二     |
| 一七 | 默默的握手·····      | 七六     |
| 一八 | 新生的一代·····      | 八二     |
| 一九 | 『黑色死神』又飛起了····· | 八七     |
| 二〇 | 勝利的考驗·····      | 九二——九五 |

## 一 幹起來了！

德國侵略的大兵，沿着蘇聯邊界的外圍，急速的向前推進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擺在人民面前了。

莫斯科整日都忙着在開會，重要的軍事將領、工廠經理、工程師，都雲集在那裡領取指示。烏克蘭地方的一個飛機工廠，總工程師杜斌科，奉令到了那裡。然而按照新的指示，他便立即又坐飛機到烏拉爾去。指示中命令他迅速選擇新的工廠地址，以備戰時應用。

遙遠的行程，和緊張、急迫的工作，使杜斌科累得頭暈又耳鳴，多年的關節炎也犯了。待回到烏克蘭時，晚上，他只洗了澡，躺下就呼呼的睡着了。

早晨，他睡足了覺，精神覺得清爽了些，便懶洋洋的把毯子抽下來，陽光透過玻璃窗，直射到花漆布的地板上；美麗的烏克蘭的農村景緻，田野裡正充滿了薔麥的雪白花朵，向日葵頂着一朶金黃色的帽子，迎着太陽，在微微的搖擺着身子。迎風送來一陣陣的香氣，蜜蜂從那裡採了許多花粉，嗡嗡的飛到玻璃窗上，撞了一陣便又飛走了。杜斌科平靜的被這些引誘着，戰爭的念頭雖不時的還襲上他的心頭，但是，幸福的生活，使他僥倖的想到：也許戰爭不會波及到我國的。

然而，戰爭的魔爪，已經破壞了這種人類真正的幸福生活。

驀的，杜斌科聽到樓下有一種惶急的說話聲音，他聽出了這是廠裡的工程師杜介夫和他母親在說話。他把手一揮便翻下床來，心裡立即轉念到『該不是廠子裡又出了什麼事。』

樓梯上一陣皮鞋響，杜介夫急步的走進房間來，杜斌科的母親也惶惶的隨着進來。

『怎麼，廠子裡又出了什麼事？』杜斌科不安的問：

『同德國人開仗了！』杜介夫極力的壓住自己的不安情緒說：

『開仗了！』杜斌科驚愕的重覆問道：

『是的，今早四點鐘，德國鬼子突然襲擊，飛機轟炸了基輔、日托米爾……』

杜斌科默默的站着，半天都在低頭沈思。一刻，他果敢的對杜介夫說：

『好，過一會，洗一下臉，我們就到工廠去。』

十分鐘後，杜斌科和杜介夫，同坐在一輛汽車上，飛快的駛往工廠；沿着公路兩旁的樹林裡，他們看見許多紅軍戰士在掘戰壕，作偽裝，架高射砲；士兵們都穿着新的軍裝，手裡拿着剛從軍械庫裡領來的半自動步槍，背上懸着鋼盔，似乎還發出油漆味。

杜介夫指向那裡說：『看，幹起來了！』

杜斌科點點頭。汽車正飛也似的跑過去，爬過幾座山丘，便開到工廠了。

工廠也被濃厚的戰爭空氣籠罩着。一隊走着整齊步伐的步兵，正開往飛機場的林叢去，周圍

都高高的豎起了高射砲，門崗也嚴格起來了，雖然杜斌科每天都要從大門進出幾次，但是，今天他們仍然和他要了出入證。

這些新的發現，全未引起杜斌科的注意。現在，他一意的想著：

『戰爭開始了。無疑的，戰爭會非常殘酷。戰爭對每一個人來講，都需要拿出無比的熱情去迎接他。』他個人不能落後於人，甚至於祖國和前線，對他的要求會更多更艱苦些。飛機在任何情況下，都要更多更快的出產。最高統帥部已決定在戰爭打到烏克蘭時，工廠搬到烏拉爾去生產……。

可怕的回憶，在杜斌科的眼前湧現出來了。他是剛從烏拉爾回來的，那裡除了幾座尚未落成的鍊鐵廠的樓房外，其他的，除了山、森林、田野，就別無所有。那裡能生產飛機嗎？這個可怕的疑問把杜斌科難住了。

但是，『德國人一定要戰勝它！』，在這種意志上，杜斌科明白了——困難再嚴重，但是困難是戰不勝人的。因此，他決意把自己交給戰爭，在戰爭和困難中，去受一次偉大的考驗。

## 二 眞正的力量

戰爭雖然還是最初的幾天，但是，隨着戰爭而來的，便是緊張與不安，甚至於有些人是慌張起來了。然而，緊張與不安，也各有各的不同，戰爭對每一個人的心情，都起着不同的反響。

在莫斯科，只有戰爭的第一天，戰報是從紅軍總司令發出的；隨後，就組織了情報部，各地都可以準確、迅速的知道戰爭的情形。

徵兵動員在全國開始了。沿街都有被徵入伍的人，肩負着包裹，步伐整齊的走着。但是，在雜貨店門口，也有許多買食品的人，列成了長長的隊伍，默默的站着。人們也覺得自己這種慌張舉動未免可羞，因此，都低着頭不看別人。

杜斌科迅速的把全家的人，由城外搬回城內居住。

早晨，他接到了他妹妹從基輔打來的電報說：

『我的丈夫紀米信被徵入伍了……。不久，我就準備搬回娘家住。』

杜斌科拿着這份電報，沉思了好久。他覺得：『紀米信是個文人，會唱歌，電影拍的很好，個性溫柔，而且是一個有點懶惰的青年。一年前，他和丹娘結了婚。才只是三個月前，生了一個

女兒。他是不適合於軍隊生活的，難道他真的去參加戰爭了嗎？是的，他已經去進行戰爭了，並且入伍就作了步兵中尉……。『杜斌科懷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上班去了。』

遠遠的便看見在工廠的飛機場上，停着一架運輸機，許多人都站在那裡。這時，杜斌科像其他別的人一樣容易引起好奇心。他走過去，看見一架『杜』式運輸機，運來了第一批國防戰線上的受傷戰士；飛機師白樂少校，是工廠每一個工人都熟識的老友，他邊罵邊數着飛機身上的小洞。飛機在通過戰線時，遭到了德國飛機的猛烈襲擊，受了重傷，勉強的再飛到了這裡。

『媽的，六十五個洞，如果打中了油缸，那我們早就火葬了。』少校罵着，便指向一個老工人說：『把這個紅十字刷去，什麼國際公約，狗嗅屁！德國鬼子見了這東西更有勁。』

機艙裡首先抬出的一個傷兵，從肩章上看去，便知道他是參謀部上校。也不過卅來歲，但是，因為流血過多的緣故，臉色都青白了。頭上繫着的綳帶，幾乎全部成了血紅色的；腳上蓋着一件血髒了的軍大衣。上校一隻手直伸在大衣上，另一隻手還死捏著一張撕破了的地圖，彷彿在受傷時，他還是直立的站着。杜斌科彎腰去看他，上校微微的睜開了眼睛，發出無力的聲音說：

『把我送到司令部去，我要作報告！』

『上校同志，我們送你到醫院去，那裡可以治好你的。』一位女醫生安慰他說。

上校的眼睛微斜視了她一下說：

『我命令你把我送到司令部去！』

『你命令我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嗎？』女醫生帶着驚奇的語調重覆的問道。

『是的！』說完，上校又閉上了眼睛。

杜斌科幫助醫生、看護把這位上校抬上衛生車，汽車便平穩的開走了。許多人都目送着這輛汽車，直到看不見才止。

『真是條好漢！』白樂少校自言自語的說着，並且伸出大姆指頭。

杜斌科回到辦公室裡，這些英雄的形象，很久都不能使他安靜下來。

驀的，有人敲了一下門。但是，不等主人答應，技術科主任唐義林便進來了。唐義林是一個工作極為嚴格而準確的人，因為他細心，甚至於有些吹毛求疵，所以，經理謝庫亮經常喊他是帶顯微鏡檢查工作的。如今，在戰爭的面前，機械的講求準確而細心的唐義林，是懷着另一種不安與緊張的心情。

『唐義林同志，你有事嗎？』杜斌科待他完全坐下後問道。

『好的，杜斌科同志，要我講我就先問你……。你是否研究過歐洲工業？是否知道他們有多少力量？』唐義林半眯着一雙發愁的眼睛，說出了這樣一句沒頭沒尾的話。

『歐洲工業！』杜斌科被突然的發問怔住了。

『同志，已經用不着去思索他。現在屬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，有捷克、匈牙利、奧地利、意大利、南斯拉夫、保加利亞、希臘、挪威、比利時、荷蘭、法國、羅馬尼亞……。』唐義林屈

指數着，數到法國時，便又重新搬開小指，『至於波蘭、丹麥、西班牙等國我們就不必說他了，反正，六月廿三日所有這些國家的工業，都用來攻打我們。機器戰爭開始了，但是我們所有的機器，都比他們的少，比他們少的多！希特勒把他的軍隊用摩托武裝起來了，這些摩托不用幾天，就會出現在我們的頭上，向我們拋下炸彈……』

『你已經害怕起來了？』杜斌科和善的問道。

『你不害怕？為什麼戰爭剛開始，你就把家眷由城外搬到城內來了！』唐義林不服氣的反駁。

『唐義林同志，大概你是被那向我們猛撲來的敵人力量所驚倒，是吧？』杜斌科口氣變得更加溫和的問道。

『對呀……對呀！』唐義林覺得杜斌科有些了解他了。

『這個力量，也會使我害怕過，但是，我自覺的拋棄了數學家的算法，而把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家看，不知怎的，我覺得我們會戰勝德國鬼子，我們的人有這種真正的力量。』

『你相信嗎？』唐義林不相信的問道。

『相信！』杜斌科肯定的說。『今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電報。明天，後天……不斷的會接到若干封上前線的朋友、親屬打來電報。這是鐵的證明，如果人們看不見自己的勝利，就決不會拿着自己的血肉，拋下自己的子女、妻子、父母去衝擊那些使你害怕的希特勒工業。同志，如果你

不相信，現在你就到飛機場去看看，那裡剛從前線運來了傷兵，也有一個上校。如果，每一個人  
都認為這就是巨大的力量，是不可戰勝的意志表現，那希特勒工業，就沒有可怕之處。不然就只  
有拋棄工作，離開我們的祖國，逃到外國去。你是俄羅斯人嗎？』說到最後，杜斌科的聲音變得  
嚴厲了。

『我是的。』

『我是烏克蘭人，我永遠不離開蘇維埃俄國。有人在患難中離開她，就不是祖國的子弟，便  
是下賤行爲。』說着，杜斌科看了看錶，繼續說：『如果還不透澈，就坐我的汽車到外面去看  
看，呼吸些新鮮空氣，就便也把家眷帶進城來。』

唐義林還想說些什麼，替自己辯駁；然而，在真正的力量面前，什麼也講不出。他認錯了一  
個嚴重問題，內心使他慚愧，他低着頭走了。

### 三 父親和兒子

杜斌科從工廠回家，路上正碰着一團步兵，開往前線去。前面領隊那個人，昂頭瀟灑，神色莊嚴而自豪。杜斌科一看，便認識他就是該團的團長，很長時間，他都率領這支隊伍，負責守衛這座城市。跟在後面的戰士，都穿着新軍裝，新皮鞋，背着漂亮的武器，整齊着步伐和莊嚴的唱着軍歌。路兩旁站滿了歡送的觀衆。杜斌科擠進人叢，以敬慕的心情，目送着每一個從他面前走過的戰士。

步隊過完了，坦克車隊便軋軋的跟在後面。坦克塔上立着年輕的坦克手，戴着黑色的鋼盔，顯出了坦克軍人特有的英俊。許多人更敬慕這些坦克手，有一羣少女，抱着鮮花，擠過人羣，直送到坦克軍人的手裡。坦克手只微微的一笑，不知是誰在低聲的喊着：

『看，我們的鐵甲騎兵多棒呵！』

杜斌科回頭一看，才發覺廠裡的黨委書記賴莫旦，就站在他的背後。

『賴莫旦同志，你好！』杜斌科恭敬地問他。

賴莫旦握着他的手，同時，目不轉睛的望着坦克，似乎在尋找着什麼人。真的，他找到了，

就緊緊的捏了一下杜斌科的胳膊，低聲說道：

『看，我的兒子！』接着，他就高聲喊着：

『畢佳，再見！……』

賴莫旦搖着帽子，拉着杜斌科的手，擠過人羣，跟在坦克後面，還不住的喊着：『畢佳，努力呀！努力呀！』

畢佳是一個年輕瘦弱的少年，站在坦克上，向他父親微微的招着手，但是，馬上臉就撲上了一層紅雲。

過完了最後的坦克，觀衆都不約而同的走了。馬路上，只有留下的塵土還在飛揚。賴莫旦呆呆的站在那裡，似乎還在想着他的兒子。杜斌科提醒的拉了他一把，他才猛然覺悟似的，與杜斌科握了手，回工廠去了。

杜斌科回到家裡。是他剛進門，就發覺他妹妹丹娘已經在裡房背着門坐着。『想不到她來得這樣快！』杜斌科想着，便興奮的喊過去：

『丹娘！』

丹娘猛一回頭，便直撲到她哥哥的懷裡，不說話便哭起來了。

『丹娘，你怎麼了！』杜斌科不知所以的有些慌張着。

『紀米信被徵入伍了。』丹娘哭啼着說。